

B 5364

金頭髮

巴·巴若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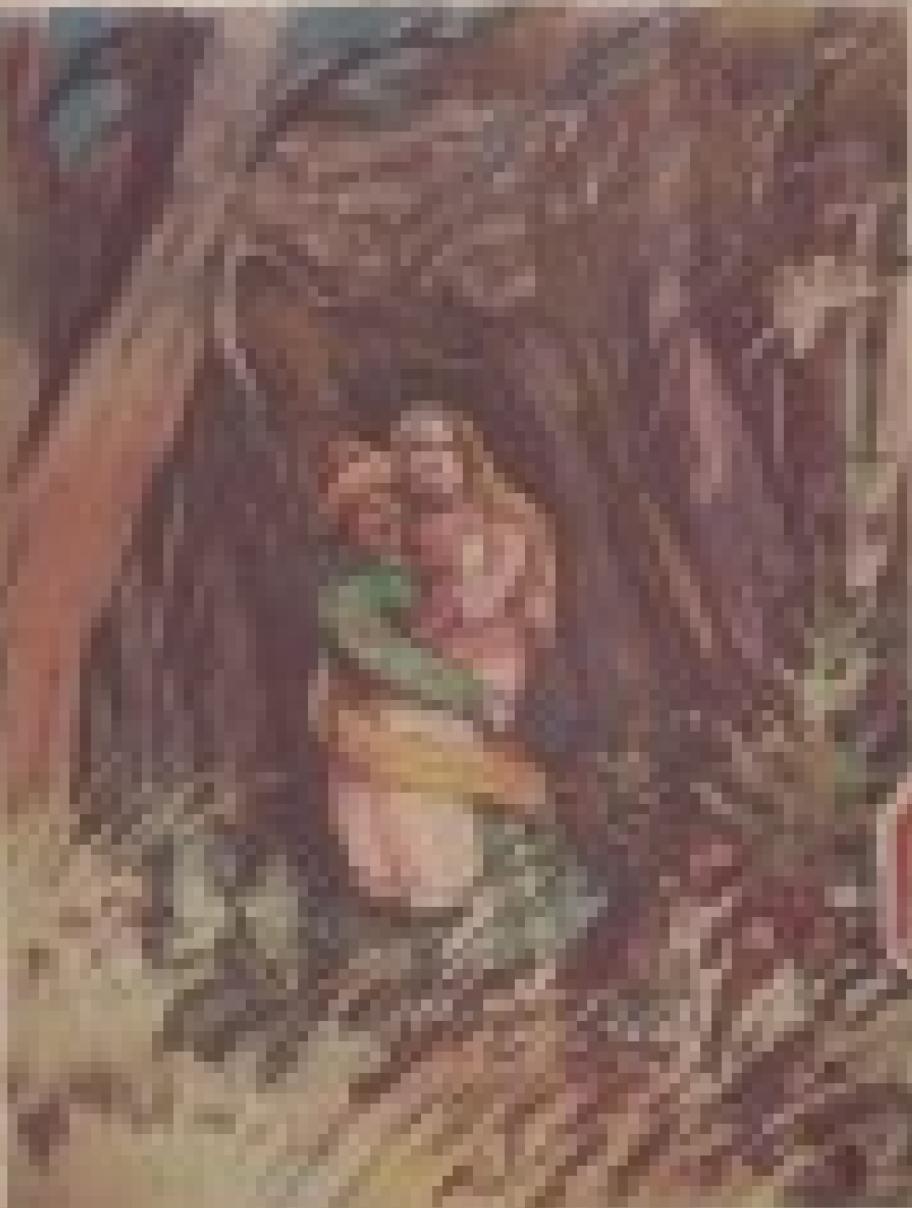
李俊民譯





頭髮

毛髮是人體最外層的保護膜，也是身體最外層的屏障。



烏拉爾傳說集

金頭髮

巴·巴若夫著 李俍民譯

北新書局出版

П. БАЖОВ
МАЛАХИТОВАЯ
ШКАТУЛКА
ОГИЗ. 1948-1952

-
1. 金頭髮
2. 岩石上的題銘
3. 種植紫水晶的工作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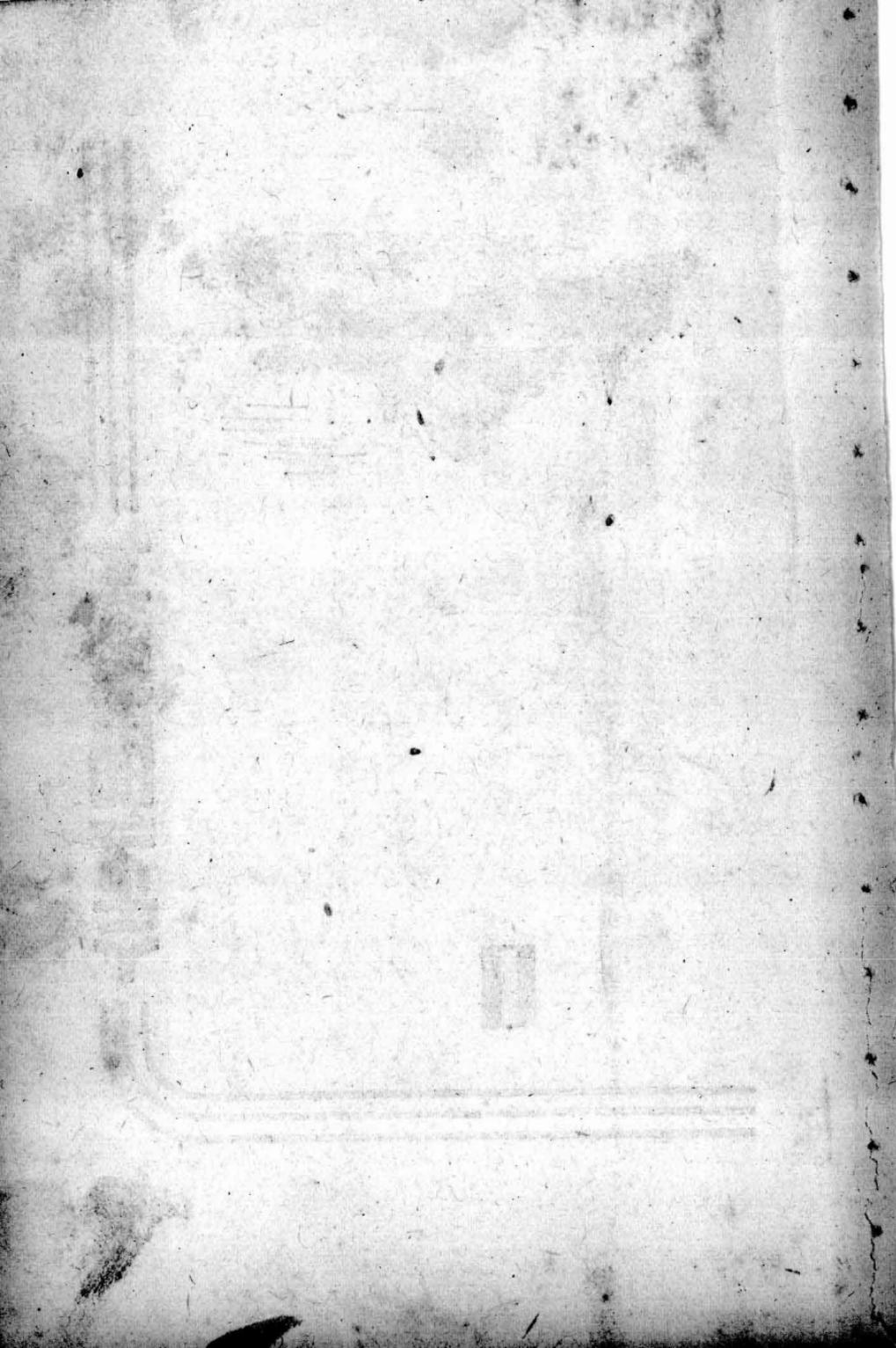
原著者 巴·巴若夫
翻譯者 李 偉民
出版者 北新書局
上 海 德興中路五四一號
發行者 章 謂言店
上 海 天津路一九號

一九五三年12月四版 書號：(19)
印數：19001—12000 定價 3,600元

金頭髮

〇





這事情發生在很古的年代。那時候在一帶我們俄羅斯人連影蹤都還沒有。巴希吉爾人（註一）呢，也住得並不近。就他們來說，你瞧，必須有可供家畜游牧的開闊地區：林地或者草原。在尼亞茲伊（註二）那兒或者是循着烏拉伊姆（註三）都行，但在這一帶，哪裏可以放牧，現在的森林——有可以見天的孔隙，在當時就根本不能騎馬或者步行通過。樹林裏只有出賣野獸的人在那兒行走。

據說，那時候巴希吉爾人中間有一個獵人，叫做阿伊雷普。比他更勇敢的人是沒有的。他光用弓箭就夠把熊射死，碰到了鹿，只要握住牠的角向肩後一丟——那野獸就立刻完蛋。至於狼和別的小野獸那更不用說了。只

（註一）巴希吉爾人——屬於土耳其族（即突厥族）的民族。住居於南烏拉爾一帶。以游牧

行獵為生。

（註二）

尼亞茲伊——尼亞茲河河谷旁的森林草原地帶。

（註三）

烏拉伊姆——本是巴希吉爾話「鍋子」的意思，後引伸為窪地，是尼亞茲河傍的一

片大窪地。

要被阿伊雷普看到，就一隻也不用想逃掉。

有一次，這個阿伊雷普騎着自己的馬來到一片曠地上，只見——一隻狐狸在前面跑。對於這樣的一個獵人——狐狸實在是微小的獵物。呶，無論如何他想：「讓我玩一下，用馬鞭抽死牠。」阿伊雷普縱馬追去，却趕不上那隻狐狸。正當他拉起弓箭對準牠，狐狸却不見了。呶，怎麼辦？逃走就逃走吧——算是那畜生的運氣。他才這樣一想，那狐狸竟坐在那邊樹樁後面，而且尖叫了幾聲，彷彿笑道：「你那裏能射得到我！」

阿伊雷普又拉起弓箭對準牠——狐狸又不見了。放下了弓箭——狐狸又出現在眼前而且發出尖叫：「你那裏能射到我！」

阿伊雷普可發了怒：「等着瞧，紅毛的傢伙！」

跑完了林地，鑽到濃密而又濃密的大森林中來了，只是這個也阻擋不了阿伊雷普。他下了馬，徒步去追那隻狐狸，但還是毫無結果。眼看牠在前面，想用箭射中牠却不行。放走牠呢，又不甘心。呶，怎麼樣——這樣的獵人

連一隻狐狸也射不死！就這樣，阿伊雷普竟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。狐狸也不見了。找了又找——還是沒有。

「讓我向四面看看，」他想：「究竟我到了一個什麼地方。」

他爬上一棵高大的落葉松，一直爬到樹頂。一看——離那棵落葉松不遠有一條小溪從山上向下奔流。那條溪澗並不大，但它很快活，淙淙地和石頭說着話，而且在有一個地方這樣地發出光亮，叫人的眼睛也睜不開來。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他想。再一看，只見在矮樹叢後面一塊潔白的岩石上面坐着一個姑娘，她的美麗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。她的辮子垂過了肩膀，末端直浸到溪水裏去。她的髮辮是金的，共有十沙尋（註）長。那小溪由於她的金髮迸發出這樣的光芒來，叫人的眼睛也睜不開來。

阿伊雷普久久地看着那個姑娘，姑娘却擡起頭來說道：

「你好，阿伊雷普！我早已從我的狐狸褓姆那兒聽見過很多很多有關

你的事情。似乎你比誰都魁梧、英俊，比誰都有力、勇敢。你願意娶我嗎？」

「可是爲了你，」阿伊雷普問：「我得付多少聘金呢？」

「還用得着什麼聘金，」姑娘答道：「我的爸爸是所有金子的主人。但是他不願意放走我。我們必須逃走。如果你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的話。」阿伊雷普高興得了不得。從落葉松上面跳下地來，一直奔到姑娘坐着的地方對她說道：

「如果你願意這樣，我還有什麼話說。我一定把你抱出樹林，不讓你被任何人奪去。」

那時候狐狸忽然出現在白石旁邊尖叫起來，牠的鼻子向地上一碰，站起來就變成了一個乾癟的老太婆。

「唉，阿伊雷普，阿伊雷普，空口說大話，還誇讚自己的力氣和勇敢哩。剛才你怎麼不能夠向我射箭。」

「你說得對，」阿伊雷普答道：「這是我平生所碰到的第一次失敗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但目前的事情更困難。這個姑娘就是大蛇『波洛茲』的女兒，叫做『金頭髮』。她的頭髮是純金生成。她就被那些金髮牢牢困在這裏。她坐着，洗着頭髮，但金頭髮的重量還是不會減輕。現在請你試一下，把她的辮子舉起來——你就知道自己能不能帶她出去了。」

阿伊雷普——呶，他是個與衆不同的人——拉起了金辮子，開始把它向自己身上繞。繞上了好幾轉然後向姑娘說道：

「我可愛的未婚妻『金頭髮』，現在我倆已經用你的金辮子緊緊地繫在一起了。誰也不能把我們拆散了！」

阿伊雷普說完了這番話就一把抱起姑娘往回走去。

老太婆將一把小刀塞到他的手裏。

「聰明人，拿住這個。」

「這對我有什麼用，難道我自己沒有刀嗎？」

這樣，阿伊雷普本來想不拿那把小刀，可是他的未婚妻「金頭髮」却說

道，

「拿着——不是對你，而是對我有用。」

於是阿伊雷普穿着樹林走去。他在落葉松頂上已經明白往外面走的大略方向。起先他走得很快，只是不管他的力氣大得常人不能和他相比，他還是覺得很吃力。未婚妻看見阿伊雷普疲乏了，就說道：

「讓我自己走吧，你給我提着辮子。那會輕鬆得多。我們該走得遠些，否則爸爸記起了我，會很快地把我吸回去。」

「怎麼吸回去？」阿伊雷普問。

「他呀，」金頭髮答道：「有這樣的天生的力量；凡是他所需要的金子都能向自己的身邊、向地下吸。如果他要吸引我的頭髮，那就誰也阻擋不了。」

「這倒要讓我們等着瞧！」阿伊雷普答道，但他的未婚妻「金頭髮」只是微笑了以下。

這樣說過以後，他們又繼續向前走去。但「金頭髮」還是催促他：

「我們必須走得更遠。也許，那時候我爸爸的力量會够不到。」
走着，走着，累得不能走了。

「讓我們略為休息一下，」阿伊雷普說。但他們剛坐到草地上去，他們的身子就往地下沉。「金頭髮」趕快拿起小刀把綑在阿伊雷普身上的金辮子從自己頭上割斷。這樣剛好救了他。「金頭髮」被吸了下去，阿伊雷普終算是留在地面上。但無論如何他還是被金辮子壓下去相當深，同時未婚妻也不見了。不見就不見吧，簡直就像根本不曾有過一般。阿伊雷普從陷下去的泥坑裏爬了出來，想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未婚妻被人家搶去，却看不見搶去她的人是誰！這簡直是我的奇恥大辱。決不許有這樣的事情！我死也要找到她！」

於是他在姑娘坐過的地方挖掘。挖了一天，又挖一天，却沒有什麼結果。阿伊雷普的力氣，你明白，是很大的，但工具却只是腰刀和帽子。那裏能掘出什麼結果來。

「必須在這裏做上記號，」阿伊雷普想：「讓我回家去把鐵鏟等工具拿來。」

他剛剛這樣一想，引他來這兒的那隻狐狸忽然出現了。牠把鼻子往地上一碰，站起來就變成一個乾癟的老太婆，她說：

「唉，你這聰明人，聰明人！你想在這裏掘金子還是怎的？」

「不，」阿伊雷普答道：「我要找自己的未婚妻。」

「你的未婚妻，」老太婆說：「早已坐在老地方流着眼淚，把辮子浸在溪水裏了。她的頭髮現在已有二十沙尋長，現在連你也舉不起那條辮子了。」

「怎麼辦，姑姑，」阿伊雷普問道。

「早該這樣了，」老太婆說道：「先把事情問明白了，然後再動手做。你這事情是這樣的。現在你回家去，和到這裏來之前一樣的過活。如果在三年之內你還沒有忘記自己的『金頭髮』，我又會來找你。如果你一定要

獨個兒跑去找，以後就會永遠看不到她。」

阿伊雷普不習慣這樣等候，他最好是馬上找到她，但是事情是沒有辦法的——必須這樣。他憂悶了一陣，只得回家去。

唉！那幾年的歲月是多麼悠長呵！春天來了，他也不高興——但願春光趕快消逝才好。別的人開始注意到他的變化：「我們的阿伊雷普好像有什麼心事。他已不像是以前的阿伊雷普了。」他的爸爸媽媽直接問他道：

「你的身體怎麼啦？」

阿伊雷普一把抓起五個壯漢舉到頭頂，一面旋轉一面叫道：

「如果再問我的身體好不好——我就把他們統統擲過那座小山。」

他一天到晚想念着自己的「金頭髮」。好像她就坐在他的眼前。他很想那面去，遠遠的看她一眼，但他記起了狐狸老太婆的忠告，不敢這樣做。只是到了第三年，阿伊雷普却看見了一位姑娘。那姑娘很年青，生得黑黝黝的，快快活活的，好像一隻山雀。每個人都想接近她，向她搖尾巴。這

個姑娘使阿伊雷普的念頭起了變化。他開始想道：

「所有和我年紀相仿的人早已成了家，我雖然找到了未婚妻，却讓人家從懷抱中搶走了。幸而大家都不知道這回事。不然會取笑我的。難道我不能娶這個黑姑娘嗎？」那邊的一個能不能成功還不知道，但這一個只要付聘禮，就能娶過來了。她的爸爸媽媽定會高高興興地把她許配給我，而她自己呢，從各方面看來，也決不會哭泣的。」

第三年剛過去，阿伊雷普又看見了那隻狐狸，他沒有對牠射箭，而是跟着狐狸走去。只是一路上他開始做記號：有的地方在樹上刻痕，有的地方在石頭上做好自己的標幟，有的地方更做好別的記號。他們來到了那條小溪旁邊。姑娘果然又坐在那裏，但是辮子却長了兩倍。阿伊雷普走上前去鞠躬道：

「你好，我可愛的未婚妻『金頭髮』！」

「你好，阿伊雷普！」她回答，「不要因為我的辮子加長而難過。它曾經

減輕過不少。看來，你會苦苦地思念過我。我每天都覺得——頭髮愈來愈輕。但是到最後却出了大岔子。你曾經忘記過我吧？否則，也許是別的人妨礙了我？」

「金頭髮」一面問一面笑起來了，彷彿什麼都知道。阿伊雷普起先羞於出口，接着下了決心，把一切很坦白地說了出來——他曾經看中一個黑姑娘，曾經想娶她過。

「金頭髮」針對着這一點說道：

「你能很誠實的說出來就很好。我相信你。我們快走吧。也許，我們這一次能逃到爸爸力量不及的地方。」

阿伊雷普從溪水裏拖起了辮子，把它繞在自己身上，又向狐狸褓姆拿來了小刀，他們就穿着樹林回家走。一路上有阿伊雷普的記號。他們走得很快。一直走到晚上。天完全黑了，阿伊雷普說道：

「讓我們爬上樹去。也許，你爸爸的力量及不到我們。」